

大家
DAJIA SHU

名家随笔经典

陈启文·著



GUDUDEXINGZHE

孤独的

行者

主 编 阎纯德
副主编 谢冰玉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家
DAJIA SHUXI

名家随笔经典

陈启文 / 著

GUDUDEXINGZHE

孤独的

行者

主 编 阎纯德
副主编 谢冰玉

長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行者/陈启文著.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1

(大家书系·名家随笔经典)

ISBN 978-7-5445-1981-6

I. ①孤…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1823 号

孤独的行者

主 编:阎纯德

副 主 编:谢冰玉

著 者:陈启文

责任编辑:谢冰玉

封面设计:大 禹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总 编 室 电 话:0431-88563443

邮购零售电话:0431-88561177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130061

网 址:www.cccbs.net

制 版:馨元工作室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16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431-87972223

文学魅力与散文精神

——“大家书系”之随想

一

当今“时尚”的潮水似乎已经漫过了世俗堤岸。在这个“什么都不缺”而缺少文化的时代,有一种狂野之气大有拟将“高雅”挤扁、压烂之势,但是文学并非无所作为,饥渴、茫然、寂寞、郁闷的精神和心灵依然需要文学来疗伤,“缺氧”的空间,依然应该有文学强劲的呼吸。“文学”作为精神食粮,有资格以其高尚的道德、理想、正义精神来温暖人心。这正是编者与出版者推出“大家书系”唯一的出发点和希望。

二

书写文学的发生,始自文字产生之后,文字使文学有了赋形的外壳。所以,人类语言与文字及人类对于生活观察与思考,是文学产生的基本条件。

中国散文蛛丝马迹地寻根溯源,其血脉可以追溯至甲骨卜辞、易卦爻辞、铜器铭文,它们是中国最早的“散文”,尤其是《周易》已具有散文的文学雏形。时至春秋战国,“百家竞作,九流并起”,著书立说,各具风采。《论语》风格简练,“含义深远,雍容和顺”,寓意深厚;《老子》无为而治,朴素辩证;《墨子》语言质朴,逻辑性强;《孟子》大气磅礴,锋芒显露;《庄子》奇幻斑斓,想象浪漫;《韩非子》论述严谨,雄辩锐利。它们是中国浩瀚散文长河之先河。

关于散文概念,一般都认为它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或者以为是译自西方。事实上,中国“散文概念首创于佛门”^①,最早出于佛徒口中,从韵文到无韵之文

^①马茂军:《宋代散文史论》第4页,2008年,中华书局。

“散语”，再到散漫随意之文“散文”，话语体系逐渐形成。北宋沈括以降，文人的散文文体意识越发明确，可见中国散文的历史，上承“孔孟之温文肃穆，庄列之飘逸灵动，史传之厚重笃实，唐宋八家的风骨兴寄，晚明小品的洒脱情趣”^①，经历代文人的刻意营造，使古代散文精神深入文心，形成了抒情、议论两大形态的优秀传统，并不断得到发展。及至20世纪“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散文进一步革新洗礼，推陈出新，个性解放，经历了一次“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使之从贵族化走向平民化，形式得以拓展，思想得到提升，风格更加多元，使历久而不衰的文体和人文精神传统得以弘扬，使之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的重要文体形式。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明末小品“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朱自清也说，“五四”时期，“散文的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方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从清末算起，在那个“挣扎和战斗”的时代，多数作家终于发现了自己，经过章太炎、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茅盾、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朱自清等一代人的耕耘，使散文在承袭传统、吸纳欧美之下，生长了新的精神。

写景、抒情、议论是散文的基本艺术形态。它的自由就在于能言己之所言，抒己之所想，既可以写“风花雪月”和“悲欢离合”、苦涩的“闲话”和清幽的“心态”，也可以通过各色人等和社会世相提出批评与呐喊。

散文写作无定法，有的偏于叙事，有的富于抒情，有的长于议论，因此便有了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

散文与随笔是一对无法分开的连体婴，如果叙事或抒情多了，人们会说这是散文，如果议论多了，就说它是随笔，人们又常常连说为“散文随笔”。

以文学形态而论，小品与杂文亦属散文。小品与杂文亦是自古有之，宋玉的《答楚王问》、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连珠》、韩愈的《杂说》，都是大家公认的这类文体。这种文学形式，到了近代，多以议论为主，形式短小，言简意赅，内容广泛，风格犀利、尖锐、深刻，冷嘲热讽，幽默风趣，鲁迅视之“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自下而上的血路来的东西”。由于鲁迅等先驱的耕耘和开拓，小品或杂文，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形式，延续至今。随着社会和文学的发展，从散文中又分离出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游记文学等独立的文体形式。

^①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台湾文学史·上卷》第429页，1995年，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三

20世纪“新时期”之后,散文研究有了新的拓展,理论层面得到了升华,林非、余树森、刘锡庆、楼肇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林非著有《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散文论》、《散文的使命》、《林非论散文》等,“史稿”被誉为散文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散文转型初期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被称为“里程碑式的篇章”。林非说,大散文兼容文学家、学者和思想家的多种素质,散文必须脱离和摒弃低俗,关怀民族命运和人类生存境遇,“艺术上超越保守与平庸,实现革新与创造”;但是散文往往被误解,“认为它最容易撰写和驾驭,完全忽视了要达到它的美好境界的异常艰难之处。因为浓郁情感的勃发和深沉情感的升华,都无法大量和永远地涌现出来,更何况还得天衣无缝地融汇于形象和文字里面。”刘锡庆《散文新思维》和他的演讲,为散文“弃类成体”做出了贡献。他强调散文的主角是自己,好散文必须“以我为主”,其个性和心灵是赤裸的,是自我心灵生命和人格魅力的艺术外现。散文的向内性即万物内化,其特长在于表现内心,关注人类的“内宇宙”,一切事物没有心灵的过滤和沉淀,就不可能有散文。散文之优劣要看是否运自由之笔写我自得之见、抒我自然之情、显我自在之趣。散文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好散文必须有魂作核、以真情为骨,不拘泥于外在的语言形式。他还提出散文写作的五个层面说,即生活层面、情感层面、性灵层面、心灵层面、生命体验层面,这些真知灼见都为我们认识散文打开了一扇天窗。

四

文学的神髓是思想。20世纪“新时期”以来的散文经历了“伤痕的控诉、理性的反思、文化的寻根”,曾经的热烈回到温和平淡的“恒温”状态,使散文有了常态。

文学要有益于天下与后人,既要承传文明,又要发展文明。“散文创作最重要的是思想境界,这是中国散文的传统。因此,散文的趋向永远应该是大境界和语言美。”散文之道就在于从思想和感情的层面来体现人生的大境界、大情怀和人格。谢冕坚信一个人的境界和胸怀有多大,他的文字就有多远。在他的散文里,我们感受到的既有诗意的狂欢和富春江般的激情,又有悲怆婉丽、忧患重重的文化意韵。

阎纲说,“文学者,情学、情欲学,情根于爱”,“古今至文多血泪,散文尤甚”,“情之所至,缘情成文”。他的体会是:没有独特的发现,没有触动你的灵魂,不要动笔;没有新的或更深的感受,不要动笔;没有传神的感悟和深邃的细节支持不动笔(艺术细节是魔鬼);求精短去辞费,不减肥不出手。他还说:“心灵对立构成

艺术哲学。艺术的魅力源于善恶、美丑的势不两立,透过情感的反差、碰撞,凸显出深度的人格美、人性美。”

散文是写实的,这“实”自然是自己的实;散文是写心的,这“心”自然是自己的心。散文的境界和个性是多元的,或“载道”,或“言志”,或辛辣,或平淡自然,或闲适幽默,都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这也正是作家笔下相异的“个性”。作家眼里的山水、生活、爱情、友谊、仇恨、遭遇、情绪与欲望,都是自己的心灵告白。

创作实践浇灌出的心得体验是刻骨铭心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张抗抗相信“‘自己’是唯一重要的,‘自己’意味着个人、个体、个性;意味着一个真切感受着世间的痛苦和欢乐的生命活体、一个热情地生活过、冷静地思索过而后留下的私人笔记”。她“按照自己习惯的写作方式,在散文和随笔这些相对自由的文字中,在这些不需要精心虚构人物和情节的篇章中,给自己开一扇透气的窗户……如果说,小说通常是在替别人说话、对别人说话;小说中的‘我’,大隐隐于‘故事’。如果说,小说的叙述者是生活的‘旁白’,那么,散文随笔便类似于‘独白’了。在散文和随笔中,我是显形的,我只对自己说话——我行、我见、我读、我想、我爱、我恨……用坦诚率真的文字——我记下!”她还说,“假如我始终把自己深藏在小说里,我会觉得憋闷、委屈、难受。所以我想方设法要攀上散文的救生圈,浮出水面来歇息。我不是一条遨游于深海的大鱼,而是热爱海洋和陆地的一种两栖动物。我如此强调坦诚而真实的‘自己’,恰恰是为了寻找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异’与‘同’。因为,每一个独立而具有尊严的个体,都是构成我们理想中的公民社会的基石。”

陈启文也说,“我是一个职业虚构者。但在年过不惑、走向天命之际,我越来越觉得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近年来投入大量精力写作‘共和国国情系列’长篇报告文学和人文随笔。前者让我从书斋重返大地,走向比虚构更复杂严峻的社会现实,这甚至是一种逼迫。而后者则是我对历史与现实的叩问与反思。在文化的自省中,又可以获得超越现实的感受……如果不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也不可能真正抵达精神现场。当虚构的文学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虚弱,甚至沦为炫奇弄巧的把戏,我一直在渴望,文学能够找到一种直接有力的方式,以担当的勇气获得属于自己的行动能力……我认为人文随笔是真正的非虚构写作,它必须真实面对生存、自由、平等、人的权力和人的尊严等等绝对不能虚构的问题。它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没有花架子,也不必在叙事上有过多的营构,都是掏心掏肺的言说,这正是散文随笔的正途与大道……它是可以赋予重大意义的文体。它的自由以及言说的庞杂,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人性,诗性,智性,理性,神性,个性,它的端庄、严谨和内在的遒劲的张力,特别适合由汉语来承担。”

“一个人的生存态度和精神生活,决定着作家作品的质地”,这是赵玫的文学

信念。她非常重视文字,一直认为“文字是文学最基本的部分,于是我始终坚守着对文字的痴迷……语言不仅要负载故事,还要承载思想,所以小说也应该拥有诗一般的语言和意象。于是我一直在努力尝试着,让语言的苛求甚于故事的铺陈”。她喜欢变化,喜欢新的尝试,“任何创造性都来自对以往的背叛,关键是能否颠覆你自己”。她还说,“我一直喜欢‘形式’的追求,因为其中可以体现创新的手段。形式是一种很微妙的载体,既具体又形而上……我喜欢将这个概念融入情感乃至思想的认知。新的方式必然会带来新的哲学。有时候景象就是思想,形式也就自然而然地负载了心意。我希望我的作品中充满形式感,诸如意绪流淌、时空倒置、凝固或运动的文字,画面般的描述,音乐般的交响,乃至句式、标点、字体的变异。总之形式会在任何不经意处生出无限深意,进而改变文本的走向……”

五

作家眼里的文学,常常是相同的,又常常千差万别。他们因为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文化因缘的差异而从不同角度审视文学。真理不是唯一的,但尘世间的人生和情感是绝对真实的。

宗璞以小说为旗名满天下,其散文也写得朴实、真切、感人。许多年来她身体欠佳,却一直坚持写作,说自己的“工作像蚂蚁衔沙,一粒又一粒。只希望能使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写作一如炼丹,“炼丹需要真火,真火是靠生命燃烧的。”“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她说的是小说里的人物,其实她就是这样令人感动不已的人物。她真诚地对待写作,希望“在尘灰中磨洗出湮没的历史真实,让诗意的向往飞翔起来”。她还说:“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当然,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能漂流多久。”她说的是自己的作品,这之于整个文学、文坛和所有的作家,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经得起淘洗颇为令人深思。

中国散文传统根深叶茂。乐黛云认为“非常个人”的散文应有“三真之境”,即真情、真思与真美。“时日飞逝,多少文字灰飞烟灭,早已沉没于时间之海,唯有出自内心的真情之作才能永世长存,永远激动人心。真情从来是文学的灵魂。”中国文学传统以情为核心。她援引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郭店竹简以示中国文学之传统:“凡声,其出于情者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形于言”才是真情是否能传递于人的关键。而“情景相触”构成意境,又是成功地“形于言”的关键之关键。

梁晓声认为“杂文与人的关系如同严父与诤友,警告我们断不可怎样;而散文与人的关系,则如同慈母与红颜知己。‘慈母’教我们领会真与善的人性要义,

‘红颜知己’影响我们从真与善中发现美”。

刘锡诚是一位民俗文化大家,说“文人虽不务实学,却爱解剖人生”。这很有哲学深意。“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躁,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要传世,自然得有思想与艺术。”

以双语写作为己任的黄晓敏,没想到中文写作的欲望竟然萌生在寂寞的异国他乡。她说“拼音文字要你走进里面去寻找它的节奏,象形文字除了节奏,还有画面和诗意的锦绣:华丽和冷清,理性和调侃,热闹和凄凉,鲜花和芳草扑面而来,多年后,汉文字的魅力,在与母语几近隔绝的天涯,重识了故乡的芳草。在海外用中文写作是跟故乡对话,是某种形式的回家。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好像听完音乐后再来享受绘画。在这远离故乡的天涯,用中文写作就是我的假日”。言为心声,这从灵魂里喷涌出来的语言,令人温暖,令人动情!

作家们这些来自创作实践的灵光,是经思想、感情和时代一起千锤百炼而成的肺腑之言,无论对年轻的作者或对读者无疑都有宝贵的启迪。

六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坛开始拆除栅栏,80年代初的巴金真话,又使散文得到一次反思和自新。有“解放”就有新生,30年来散文的繁荣是一个事实,女性散文、学者散文、文化散文、新生代散文,后浪赶前浪,不断发展。贾平凹自创刊《美文》以来则一直鼓呼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的大气魄、大境界、大气清正的时代“大散文”,强调散文的平民意识和创新精神。穆涛说,“生活在你之外,真实也就在你之外;散文作为最直接的一种文学品类,应更有力地介入当下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把自己置于无法逃避的境地。”作家的耕耘与思考,都是散文发展繁荣的阳光雨露。

写作很像一朝分娩,有痛苦,也有欢乐。我们记忆里清晰地保留着鲁迅的辛辣、周作人的闲适、老舍的幽默及大家们的思想艺术之光。作家们越来越多地自觉行走在人世间那个最庞大的队伍中。他们的真情言说足以证明散文的尊严与神圣。“大家书系”是作家提交的一份包罗万象的“私密档案”,从不算遥远的过去浏览至今,既有忆往的苦涩,也有当下的欢乐,既有思想的锋芒,也有艺术的鉴赏,文化与历史,国内与国外,现实与幻想,这个多元的精神展示,算是献给2012年的一个礼物。

丛书主编 阎纯德

2011年11月12日于北京半亩春

我是一个职业虚构者。但在年过不惑、走向天命之际,我越来越觉得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近年来投入大量精力写作“共和国国情系列”长篇报告文学和人文随笔。前者让我从书斋重返大地,走向比虚构更复杂严峻的社会现实,这甚至是一种逼迫。而后者则是我对历史与现实的叩问与反思。在文化的自省中,又可以获得超越现实的感受。对于我,这是互相穿插也是互为因果的写作。如果不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也不可能真正抵达精神现场。当虚构的文学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虚弱,甚至沦为炫奇弄巧的把戏,我一直在渴望,文学能够找到一种直接有力的方式,以担当的勇气获得属于自己的行动能力。它也许不可能成为一种中坚力量,但它至少应该是一种不可蔑视的存在。人文随笔应该就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给自己写一篇序言,感觉是做一次深刻的检讨。诚实地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面对人文与人文随笔这样的话题,我只能姑且这样说之。《易》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或人文精神则是从西方转译过来,它在现代汉语中难以找到直接而准确的对应词,有人建议译成“唯人论”或“人学”,这似乎更接近它在西方语言中的含义,也是人文与文学高度的精神默契,文学也是人学,这是它简单而恒久的意义。我把这本拙作视为一本人文随笔选本,或许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一种理解。还有一点,说它是人文随笔,也是为了区别我所写的其他散文。从文学意义上看,我认为人文随笔是真正的非虚构写作,它必须真实面对生存、自由、平等、人的权力和人的尊严等等绝对不能虚构的问题。它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没有花架子,也不必在叙事上有过多的营构,都是掏心掏肺的言说,窃以为,这正是散文随笔的正途与大道。当别的文体在汉语写作中相继出现表达的焦虑之后,我奇怪地觉得,这样的文本反倒越适合于汉语写作。它是可以赋予重大意义的文体。它的自由以及言说的庞杂,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人性,诗性,智性,理性,神性,个性,它的端庄、严谨和内在的道劲的张力,特别适合由汉语来承担。

编选这样一本集子,无疑是一个残酷的过程。在南方潮湿而闷热的春天,我守在太阳直射的窗口,对自己进行一次严厉的淘汰和过滤,这对我是一次非常及

时的精神清理,也让我更多地保持了一种理智上的清醒,并不停地调整自己的精神姿态。

经过一番梳理,我将本书大体上编为三部分:

卷一是对历史记忆的一种打捞。这不是对历史的复写,至少我本人一直想也一直在努力地对历史有一些重新发现,重新发现那些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先辈们赖以立命的时空,用李晓虹博士评说我散文的一句话说,“在历史回望中探寻精神来路”。卷二则是对文人抑或人文的一些反思。我一直觉得文人是一种荒谬的存在,尤其是中国文人的历史命运。我关注他们在扼杀个性、制造奴性的非人化环境下的生存状态,也关注他们的灵魂被扭曲到了怎样的程度。当一个还能感知自己灵魂存在的个体生命被强大的外力所改变后,那种生命撕裂之感,那些绝望而不屈的挣扎,更能显示出悲怆而又充满了震撼的力量。卷三则是我读书的碎片。阅读是我最重要的生活之一,这一组文字,有的就是我边读边记的一些即兴的、片断式的感受。

这三组文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冶文史于一炉。我觉得这很重要,尤其在今天,当历史的叙事功能日趋退化之后,一些原本应该由史学承担的功能正在由人文随笔来担当,那些被遮蔽或被刻意淡化了的历史细节及其背后明暗交错的一切,以人文随笔的方式去呈现,反而比历史的言说更接近存在的真相。

2011年11月1日于东莞长安



目 录



contents

【总 序】

文学魅力与散文精神

——“大家书系”之随想/阎纯德 / 001

【自 序】/ 001

：

【第一辑 致无尽的岁月】

一条船能走多远 / 002

致无尽的岁月 / 009

境 界 / 013

白云幽深 / 020

楚辞里的江陵 / 024

不到长城 / 028

到穹窿去读孙子兵法 / 030

被时光收藏的小镇 / 034

佛国的尘埃 / 040

大足石刻,我的还愿之旅 / 049

【第二辑 孤独的行者】

文人的骨气 / 056

谒嵇康墓 / 068

遥看江中鸂鶒洲 / 072

一个人从这里走远 / 080

天下千灯 / 090

孤独的行者 / 094

最后的归宿 / 122

那一袭洗得发白的长衫 / 136

雨中凤凰 / 150

走向地坛 / 153

汪曾祺的文学背影 / 156

【第三辑 读书的碎片】

如果只有灵魂就好了 / 164

读书的碎片 / 172

从郭沫若说到沈从文 / 185

谁有资格逼着浩然忏悔 / 189

可怜的张爱玲 / 192

王小波是谁 / 196

同神一道领悟 / 201

官本位与官场文学 / 205

闲里淘书 / 209

闲书与闲话 / 213

莱根谭二题 / 221

在历史的缝隙里 / 226

面对历史,还有多少人应该跪下 / 239

大家书系

孤独的行者

第一辑 *

致无尽的岁月





一条船能走多远

又要上路了。你迈着一种令人难受的缓慢步伐走上南山，一阵狂风把你的衣袍连同无声地蠕动的影子猛地吹向了身后，眼前突然什么也没有了，你的心里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空旷。

像是在寻找什么。你睁开两眼，眼里隐约可见很深的岁月，但依然明亮，令人不敢正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你的视线，穿越宁静的山冈，穿越更加宁静而又一望无际的大海，目光所及，一切都静悄悄的，静得几近于神性一般的肃穆了，仍然没有看见那条路。只有水，一世界的水，被风吹起，以浪峰的形式凝固在空中，久久不动。你的脑海里掀起的是无数的悬念。你不知道这直插于一片苍茫之中的浪峰是欲掀翻什么，还是即将不顾一切地奔腾而去。就是在这时刻，号角吹响了。每次，当寂静深沉无限地笼罩了一切时，号角就吹响了。两万七千八百多名将校，大小舰船百余艘，突然集中在一个激荡不已的声音里。那条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六尺二寸的旗舰，已经抬起头来，翘首而望自己的统帅。这时就可以看见路了。海浪和黄昏依次闪开，呈现出一条幽静的路，不动声色地伸向世界的尽头，仿佛一束分明可见的寂静之光。它悄然靠近了你。你的手终于离开了一直紧抓不放的南山的城堞，又轻轻拂去了鬓角上的一片黄叶。

你知道你该上路了。

我迟来了六百年，没有赶上你扬帆远去的船队。我只看见了你的雕像，一座比我更年轻的白色雕像迎着阳光面向大海直直地站在山梁上，穿着永乐年间的古怪服装，一只手按在腰间的佩剑上，傲岸地炫耀着中华古国的强大，而脸上舒展出欣慰的笑容。很难想象你会笑。我知道这不是你，你已经走得离我们太远了。和你一起走远的不仅只有你森严的船队和那些默默无言的将校，还有比生

命更悠长的无穷岁月，一切都任由那个秋日黄昏的海风越带越远。

留下来的只有无边无涯的大海。

我站在了你曾经站过的地方，想要看清你远行的那条路，却只看见一个浪头连着一个浪头，感觉不到它们分开的时间。没有路，没有方向，比海更远的还是海，就像船长的地图一样，是完美的绝对空白。这是哲学上的一个比喻，但却真切地描述出了我心境里的未知和虚幻。我想，这也是你第一次出发时的心情。

永乐三年6月，在那个突如其来的美妙的夏日，一场争夺王权的内战刚刚结束，你率领船队从苏州娄东刘家港出发，百余艘航船首尾相接，仿佛庄严的合奏，古老的中华大地第一次被浪峰托了起来，成列的白帆在黄昏残照中显得通明灿烂。向东，再向南，一路驶来，浩浩荡荡地开到这里，这里是福建长乐南山脚下的一个港口，陆路行尽的一个港口。没有路了，你不知道你的船队该驶向哪里。那时你还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根本就不知道海那边有没有陆地，更不用说那些奇怪的国度和奇怪的民族了。除了大明帝国，你好像也就知道北方那个不可逾越的屏障后面，还有几个胡人在敲着凄凉而又无奈的牛皮鼓。你率领的船队，无疑就像今天被人们放向太空的飞船，去浩瀚宇宙里寻找那些不知身在何处的外星人。或许什么也没有。我想你的第一次远行肯定充满了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与幻灭之感。你是没打算活着回来了。你不可能像这座雕像一样摆出一副得意洋洋的征服者的姿态，更不可能笑得如此没心没肺。毕竟是第一次，难以预料又即将发生的一切，是足以让一个统帅把嘴闭紧的。

神圣永远不来自于征服。神圣来自于沉默。长久而又使人痛苦的沉默。

路要走熟，走熟了就不觉得远了。等到路走熟了，人就老了。

这已是你第七次远行，最后一次。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时间的跨度是整整25年，你由一条看不见的路，一直走到了这世界上没地方可走了。永乐、洪熙、宣德，天子换了三朝。船也是补了又修，修了又补，那一船船的将校士卒，也一轮轮地换过了，大多是新鲜面孔，也有似曾相识的，你叫着他们的名字时，才知道叫混了，叫的是他们的父辈，甚至是一个死去多年的人。你还是你，没有人可以替代你立马船头，但年老的气息还是无声地向心脏逼近。一个人的老，是从心开始。

不老的是海。海浪率领层出不穷的人们浩浩荡荡地在时间中奔驰而过，没有人能感觉到生命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一个尽头滑去。等到明白过来时，好多人都不见了。连没上船的人也是这样。连居庙堂之高的天子也是这样。你还记

得，永乐三年，黄绫伞下，身穿龙袍的朱棣是多么雄姿英发。他没上船，却为你打造了天下最大的旗舰，让你去海外寻找那个被废掉的朱允炆，以除心头之患。其实朱允炆在南京失陷时逃亡到海外，仅仅只是一个谣传，然而正是这个谣传决定了你的一生。你是因为这个谣传走出帝宫一直走上这条大船的，你不知道，在你的人生拐弯的那一刻历史也奇怪地改变了方向。有很多事是要等到后来才明白。这个后来朱棣看不到而你同样也看不到。

我不知道我是否看到了。但我真切地感觉到你的出发是一种宿命。中国最灿烂的历史都是从笨重的主干上突然斜伸出的一根枝条，你怀着神圣的使命去给一个打了胜仗的皇帝寻找一个战败了的从地道中逃走了的皇帝，无意中却发现了另一个世界。

我看见了一块碑——《天妃灵应之记》碑。它默默地伫立在一所小学校园的角落里。我凝望着，仿佛置身于波涛之中，眼睛有些潮湿。石碑两旁阴刻海水的波浪纹，宛如岁月深处送来的一些零星的波涛，正中涌出一轮明月。我想这一定是那些人漂泊在无边无际的天涯时，看到的最深最美的风景。碑框镌刻缠枝番莲花纹，30行楷书碑文，行字多者68字，虽有九字磨灭，但仍然清晰地记录了你率远洋船队历尽奇险的经历，还对航行的时间、船只、人员、编制、修船设备都一一作了记录。史载，苏州刘家港北漕天妃宫原有《通番事迹记》石碑一块，惜已不存。仅存的这块碑，也就成了记录你七下西洋（太平洋）的一块绝碑。看上去却那么不起眼，只一人来高，同那座冒名顶替你的巨大雕像相比，是矮得不能再矮了，同长城就更没法比。中国人因美国登月宇航员在另一个星球上看见长城而倍感骄傲，但没人会在乎这块小小的石碑。它不是什么世界上的第几大奇迹，在月球上也看不见它的踪迹，就像在月球上能看见长城却看不见人一样。我敢说，十几亿中国人，可能没有几个会知道这块碑的存在。或许这也是一种宿命，中国的宿命。我看见石碑上胡乱划出的一道道刻痕和写下的一个个孩子气的名字，和石碑的基座周围探出的萋萋荒草，和碑顶上斑斑点点的泥渍、鸟粪，我就知道，孩子们在打着鲜红的旗帜去给革命先烈扫墓时，却把一个最不该忘的人和一件最不该忘的大事给忘了。

唯有这块石碑依然铭刻着你，你的船队，你率领的那些无名的海之子，穿越辽阔的南中国海，从隧道一般狭长的马六甲海峡里钻出来，经由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直达黑色的莫桑比克海峡，你沿途宣读中国皇帝的诏书，同时也在宣布中国。占城、爪哇、真腊、那孤儿……船队经停了三十余国，可惜我所知有限，不能为这些古国一一找出对应的现行通译。它们在你的眼前一一浮现出来，又像几